

古史零證

古史考證

古史零證

周谷城著

古 史 零 證

周 谷 城 著

*

新 知 識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 海 湖 南 路 9 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 015 号

上海裕大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開本：635×940 1/12 印張：13 1/3 字數：28,000

1956年12月第1版 1956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8,000 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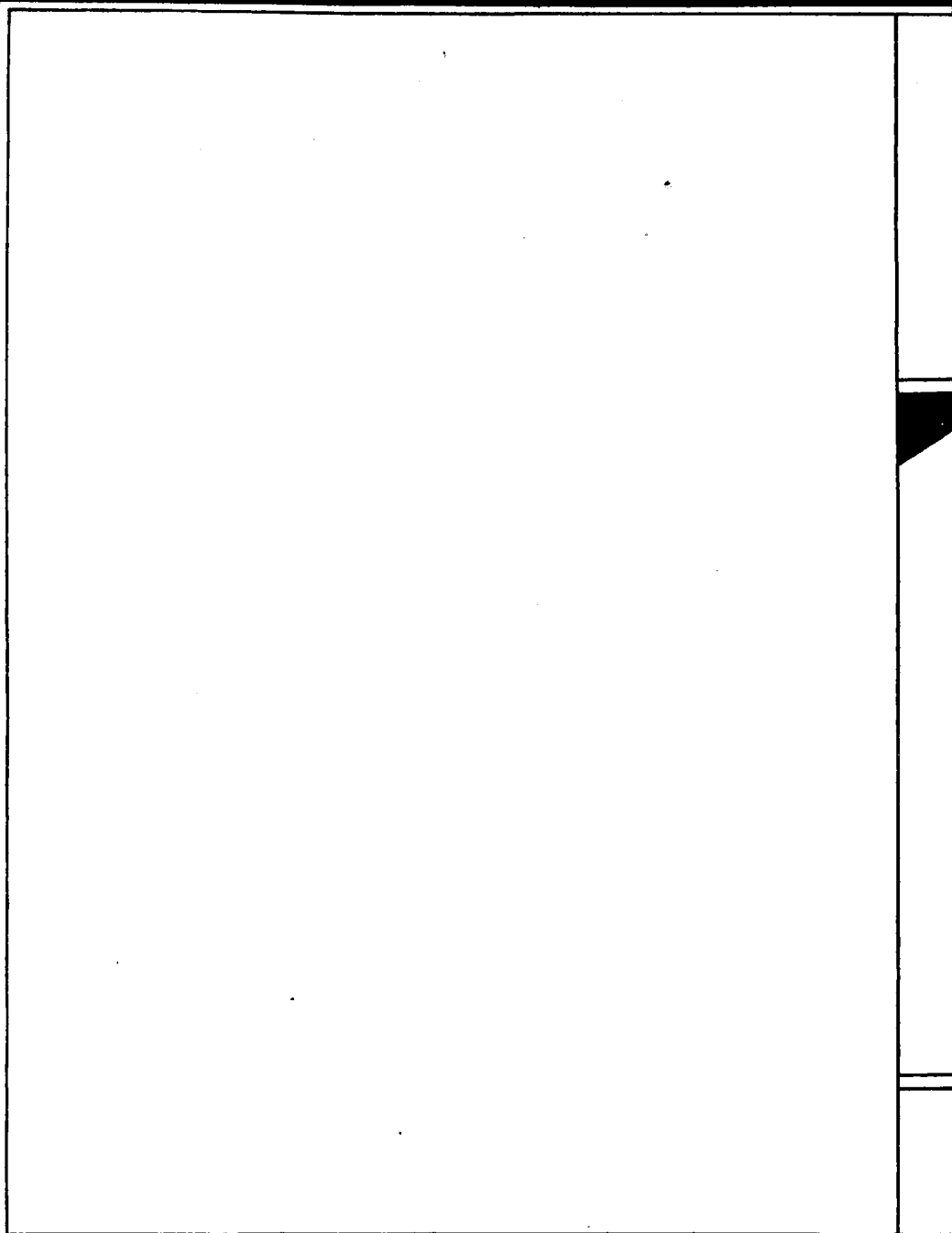
•
統一書號：11076 • 64

定 價：(特)1.20 元

自序

中國古史尚須大加研究。從書本上研究，從文字上研究，從實物上研究，都無不可。古史零證裏幾篇文章是從文字方面研究古史的，想提出向同人請教，故印成書本式樣，稱第一集。後如有作，當繼續印出，以求教於同人。

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周谷城



目錄

亂為樂之結

一

釋辰

七

釋宅、也、他、蛇、壳

一三

古代對天地的認識

一七

庶為奴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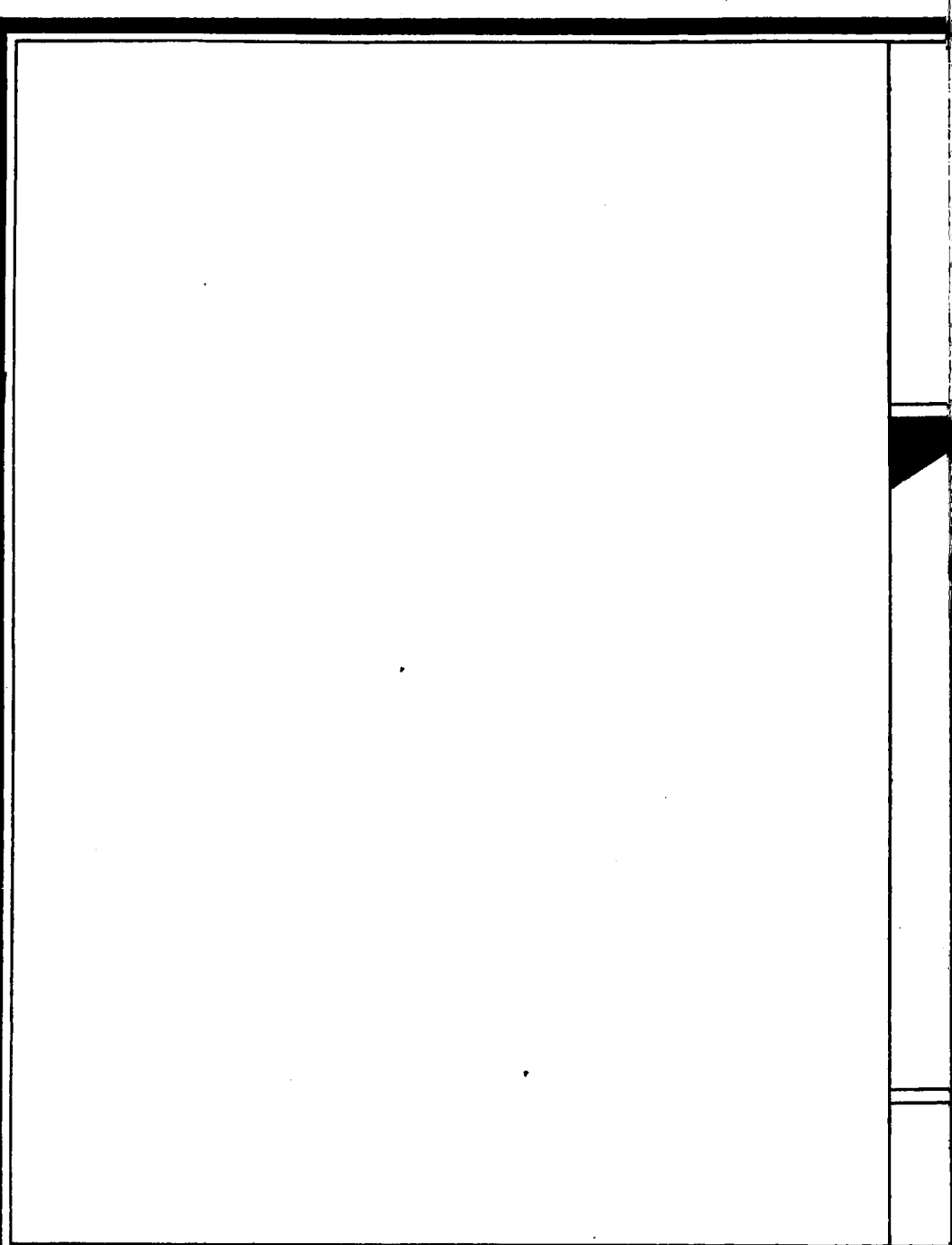
二二

圭田辯

二七

農夫田民兩級考

三二



亂為樂之結

亂這個字現在最通行的意義有兩個：一為混亂，一為治理。這兩個意義並不是平等的：有一個是基本的意義，便有一個是派生的意義。認混亂為基本意義的，則以治理為派生的意義；所謂「反義為訓」，把亂字解成治字，就是這樣辦的；這辦法今日最為流行。認為治理為基本意義的，則以混亂為派生的意義；如云亂「治絲也，象絲棼亂，爰以理之，引申為治亂字」，就是這樣辦的；這辦法研究古文字學的人大概都採用。在我看來，亂這個字的原義，既不是混亂，也不是治理，而是結合或親近。

亂字即番生毀之亂字，即毛公鼎之𠙴字，即說文繼之古𠙴字。

郭沫若先生以為𠙴是譌變之尤烈者，我則頗以為是最少譌變的。郭

在毛公鼎之釋文中云：「朱𦘔即番生段之朱𦘔。三體石經書君奭亂之古文作𦘔，即此；說文繇之古文作𦘔，譌變尤烈者也。」郭認「朱𦘔」為朱鞣皮，故以𦘔為譌變之尤烈者；我疑「朱𦘔」為朱絲結，故以𦘔為最少譌變的。郭在番生段之釋文中云：「朱𦘔……它器作朱𦘔，𦘔乃段為鞣，皮也；𦘔義當亦相近，殆段為鞣，鞣皮也。」朱𦘔如果解為朱鞣皮，那當然很不像𦘔；如果解為朱絲結，便很像𦘔了。𦘔作動詞用，為打結或結合；作名詞用，則是打成了的結子。

番生段之𦘔，其形為𦘔；毛公鼎之𦘔，其形為𦘔；三體石經書君奭亂之古文作𦘔；說文繇之古文作𦘔。這四個形式中，以𦘔為最像打結或結合，為最少譌變。繇字裏的言，我頗以為是𦘔與𦘔之譌變。𦘔寫成𦘔，寫成𦘔，是很容易的。𦘔寫成𦘔，寫成𦘔，也是很容易的。偶閱鳴沙石室佚書錄古定尚書，其中亂字有作𦘔的，如：

亂其紀綱的亂字作𦵏，
廢時亂日的亂字作𦵏，
沈亂于酒的亂字作𦵏。

也有作𦵏的，如：

惟以亂民的亂字作𦵏，
禮煩則亂的亂字作𦵏，
亂正四方的亂字作𦵏。

照這樣看起來，呂𠂔實在就是𠂔。因此我以為：

𦵏是省去左右兩旁之𠂔者，

𦵏即𦵏，是省去上面之𠂔者，

𦵏即𦵏，是什麼也未省去者。

亂即𦵏字，即𦵏字，就形音義三方面講，都祇好解為結，是結散絲之義，而不是理亂絲之義。上面是手，下面是手，中間是絲；

象兩手相向把一根一根的散絲搓攏去，決不是把一團亂絲來分開。至今我們家鄉的女子謂績麻為纒（呂員切）麻，俗話有所謂「纒麻績線」者。故亂字的基本意義實在是結合；凡團結，終結，綜結等，是它的最原始的意義。稍稍引伸，為親近，為密切，為牽連，為不舍，為不絕，為緊促，為屈曲，為曲折。凡從纒之字，多半含有上面這些意義，如：

鳥相和鳴曰鸞；埤雅鸞鳥雌曰和，雄曰鸞；禮云在輿則聞鸞和之聲，蓋取諸此。古時鸞輿順動，此鳥飛集車上，雄鳴於前，雌應於後。

鈴子聲音和順像鸞鳥聲音的曰鑾；說文人君乘車，四馬四鑾八鑾鈴，象鸞鳥聲和則敬也。

山紆回綿連曰纒；徐排登琅琊城詩，襟帶盡巖纒，正是紆回綿連的意思。

兩木相重曰欒；西京賦結重欒以相承，薛注柱上曲木兩頭受欒者。

心相繫念不舍曰戀；漢書兄弟相戀，正是這個意思。於今所謂戀愛，應該是兩心相念，不舍不絕之意。說文繼下云亂也。一曰治也，一曰不絕也；亂與治兩義都不對，祇有「不絕也」云云，尚有一些原來的意思，即牽連繫念之意。

凡雙生子曰孿；說文云一乳兩子也；玉篇云雙產也；揚子方言云東楚間凡人罍乳而雙生謂之釐孖，秦晉間謂之健子，自關以東謂之孿。

手足害了一種伸不直的病曰攣；說文云：凡拘牽連繫者皆曰攣；易中孚有孚攣如，疏云相牽連不絕之名也。史記蔡澤傳云感羈膝攣，即手足曲病。於今我們早晨起床之時，如果脚麻，伸不直，我們謂之脚攣了筋。

身體害了伸不直的病曰癱；或作癰，或作癰，通作攣，都是身體拘曲的意思。

水流過了障礙，折而橫流曰攣；沙丘絕水橫流之意；又舟絕流渡也叫攣。

伸不直的東西曰彎東西，从攣。

小而圓的東西曰圜東西，也从攣。

把亂字的基本意義找出來了，確定它的最原始的意義為結合，為親近，我們可得一極大的方便；過去許多講不通的文句都可以講通了。古書上有許多文句中的亂字，作混亂講講不通，作治理講，也講不通。唯有用「結」或「親」等意思來講，則可以暢通。如：

論語泰伯的「關雎之亂」，如解為關雎之混亂，當然講不通；即解為關雎之治理或條理，仍無意義，仍極勉強。若解為關雎之終結，與師摯之始恰對偶成文，便暢通了。

離騷的亂曰，如解為混亂曰，當然不成話；即解為治理曰或條理曰，也無意義，也極勉強。若解為總結曰或終結曰或結語曰，便暢通了。

書盤庚的惟以亂民，如解為惟以混亂人民，當然講不通；解為治理人民，講固然可以講得通，但意義並不很好。若解為惟以親民或團結人民，那便好多了。

書梓材的厥亂為民，朋友中也有解作厥變訛民的，我却看不出其中的意思。若解為厥親吾民（為即吾字），或團結我人民，便暢通了。

荀子解蔽篇的故學亂術足以為先王者也，如解為學與術混亂，當然不通；解為學與術治理，亦極勉強；解為學與術結合，則暢通了。

書皋陶謨的亂而敬，如解為混亂而敬，固不成話；解為治

理而敬，又毫無意義。祇有解為親近而敬，便暢通了。

論語泰伯的予有亂臣十人，如解為叛亂之臣十人或治理之臣十人；不是不通，便是毫無意義。若解為親近之臣十人，便暢通了。

書盤庚的茲予有亂政同位，亦祇能解作親臣同位。

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傳的武王有亂臣十人，亦祇能解作親臣十人。

尚書洛誥的四方迪亂，亂為四輔，若解為四方進乎治，治為四輔，便毫無意義。解為四方順親，親為四輔，便暢通了。

結合，親近等義，固為亂字的基本的，原始的意義；但流行的混亂之義是怎樣來的呢？這很易回答，是從結或親等義引伸出來的。絲繩結得太緊了，很容易亂；男女關係太親了，也很容易亂。亂字是引伸義，不是原始義。至於與治理之治則全無關係。

附丁山先生來信

谷城兄左右：拜讀

釋亂，至為心折！屈原賦的「亂曰」，與論語的「關雎之亂」，蓄疑者有年，今得兄「結合」之說，均渙然冰釋了！亂為繅字所派衍。繅，甲骨文作，金文作，皆象以手結合絲縷形，實即攣字本字。攣，許書訓「係也」，不礪。攣字本誼，即系部所謂「纂」，似組而赤也。似組而赤，即毛公鼎番生段「朱蘭」的礪解。組字本誼，許書以為「綬屬」，又說「其小者以為冠纓」，左傳又有所謂「組甲」者。說季子組段，組特从又作轉，與受从又从系之誼相應。弟意「朱蘭」，之蘭，或為綬屬，或為冠纓，或為組甲，必於此三誼中占其一；而其語根，則為組合，可為尊說作旁證。甲